

去看那只狗獾和它的孩子

孙凤国

我故乡的村子周围全是大山,野物极多。儿时,虽然野狼、狐狸等不再常见,獾、山鸡、野兔、野狸却司空见惯,尤其是獾,多得让人心烦。

獾,分为猪獾和狗獾,聪明狡黠,食量大,对田里的作物危害严重,它在鲁迅笔下叫獾的时候,还偷过闰土家的西瓜。

我老家的獾大多是狗獾,比猪獾更聪明。春天,村民白天把花生、大豆种到田里。饿了一个冬天的狗獾,夜晚纷纷出动,准确地将被播下的种子拱出地面,一粒粒的捡拾干净。夏天,地瓜刚刚结出鲜嫩的小块,它们又来田里咬断藤枝,扒出地瓜,狼吞虎咽。秋天,农作物相继成熟,它们大摇大摆,大快朵颐,为冬季储存脂肪,有的肚皮都快贴到地面了。

那时灌溉设施少,村民们靠天吃饭,一家老少的口粮全靠田里那点微薄的产出。大家很生狗獾的气,想方设法驱赶它们,忍无可忍之下,把诱饵混着农药撒在田里,也有的装上捕兽夹,但狡黠的狗獾们从不上当。有的村民夜晚守在田里,听见它们拱土的声音,就掂着锄头跟手蹑脚从后面走过去,准备给它一击。不曾想,它不退反进,调转脑袋猛冲,从毫无防备的村民胯下溜走。

我家有块田地紧挨山林,常被一只狗獾光顾。在田地边的几个出入口,父亲点燃几块硫磺。这家伙鼻子灵敏,闻到特别的气味,轻易不敢闯入。消停了几天,它见没什么危险,又大摇大摆地溜了进去。父亲用了绑彩带、喷农药、扎草人防御工事,最后还是败下阵来。

父亲决定会那几只狗獾,在山林里转悠了几日后,他扛着一把铁锹,拿着一把蒲扇,胳膊下夹着一个口袋,神秘地说:走,带你开开眼去。

在山林里,父亲把几个西瓜大小的洞口堵住,只留下两个斜坡上的洞,其中一个洞口堆满干湿混合的杂草后,拿着口袋到了另一个洞口,支好口袋,让我点燃杂草。

我用蒲扇对着洞口使劲扇,不一会儿,父亲那边的洞口开始向外冒烟,紧接着,一个黑影夹杂在烟雾里蹿了出来,正好落在父亲的口袋里。

父亲把狗獾带回家,从口袋里倒出来,打量了它一阵,又装回口袋,一句话也没说,背着口袋就出了院子。等他回来时,口袋里已经空空如也。

到嘴的美食不翼而飞,我大哭。后来,从父亲的讲述中我才知道,当时那只狗獾的乳房肿胀,洞穴里还有几只嗷嗷待哺的幼獾。虽说狗獾为害作物,父亲和乡亲们也不会伤害它们,所以又把那只狗獾放回了家。

后来,那只狗獾带着一家子常到田里吃自助餐,父亲只能和它们斗智斗勇,有时被气得火冒三丈。母亲骂父亲活该受罪死去,每次父亲都是笑,从来没有反驳。

我现在还记得父亲带我去看狗獾一家的情景,我俩偷偷地躲在一棵树上,那只母獾带着几个肉球一样的幼獾,排成一条长串,在月光下,就像一群步兵跟在坦克后面,向我家的那块田发起冲锋。父亲大喝一声,狗獾们慌不择路,落荒而逃,我们在树上哈哈大笑。

如今的田里,产出越来越高,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,狗獾却成了稀罕物。去年带孩子回老家,侥幸在山林里看到一只,他居然不知道是什么动物。

最美夕阳

我有个爱美的外婆

何牧

我的外婆66岁了,有着一双大眼睛,两条纤细的眼角纹伸到鬓角,随着笑容一起一伏,好看极了。小巧的鼻子下,是樱桃一样的嘴巴;乌黑的长发,整齐地披在肩上,从身后看去,宛如少女一般。

外婆总是干干净净的,走到她身边,会闻到一股淡淡的皂香。她每天起床第一件事,就是喝一杯温开水,常说:“一整夜不喝水,身体会缺水的,缺水的外婆是不会美丽的!”

喝完水,外婆就开始敷面膜了,一敷就是半个小时。她仔细地将面膜敷到脸上的每个角落,然后眯着眼睛,用指肚一圈儿一圈儿地轻轻揉搓。

早晨出门前,外婆会从化妆包里取出一大堆工具,先是打粉底,再是画眉毛……她要参加社区老年舞蹈队的演出。外婆衣柜里还有好多各式各样的长裙,每天出门穿哪一件,都要对着镜子挑好久。外婆不光外表美,内心也很美。她非常疼爱我,只要头天晚上我告诉她想吃什么,无论风吹雨打,第二天她都会买来做好,等着我放学,看着我大口大口的光盘行动。

外婆不仅爱我,也很爱她的两个妹妹。外婆、二姨婆和三姨婆是亲姐妹,外婆是老大,一旦有好吃的东西,她会在第一时间分享给二姨婆和三姨婆,还经常资助她们,虽然她每月的退休金只有三千多块。

外婆很有社会责任感,贵阳出现新冠疫情时,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报名做志愿者。她明明知道很辛苦,平生为之写了无数的小诗。每年南风又起,漫山遍野的蚕豆花盛开,宛如紫色与黑白相间的蝴蝶振翅欲飞。

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就是在我家乡拍摄完成的,插曲《九九艳阳天》里唱道:“东风吹得那风车转呀,蚕豆的花儿香啊苗苗鲜……”故乡的蚕豆是有故事的豆子,柳堡的蚕豆花是世间名牌的花儿。

外婆真让我敬佩。虽然外婆终会老去,但在我的心里,她永远都是美丽的。

沉睡17年的搪瓷茶缸

图文 常铭

生命的艺术

产进修。在那个“铁饭碗”盛行,以安稳为第一要务的地方,偏居一隅却另起炉灶,工作稳定却改弦更张,意味着无法预知的前景变数和难以预测的职业风险,尤其是已成家立业、家有妻儿老少。我与第一份工作诀别,无怨无悔,鼓足勇气铁了心,不破楼兰终不还。

正是当年的破釜沉舟与壮士断腕,彻底改变了我的职业人生,乃至整个家庭的命运。进修期间,我半路考取湖南省某大学全日制研究生,并在毕业后重新就业,入职国内顶尖高校,算是从数十年来一次彻头彻尾的釜底抽薪。

后来,举家东迁,落户上海,在地理和职业空间两个维度,进行了一个家庭与一所学校身份关系和情感关联的彻底切割。为人生拼一把、搏一回,尤其生在进退维谷、左右为难的十字路口时,换来的从来不是什么“付出多少”与

“是否恰当”的话语争辩,从来不是无谓的假设和廉价的生活定义,而是我们足以受用一生的人生历练。因为,所有的改变,无论事发何时、身处何地,只要它们是积极而光彩的,都值得怀念,更值得尊重。

诚如著名作家路遥所言:“人的一生中关键的就那么几步,特别是年轻的时候”。人生对于每个人而言,在空间维度上,都是一条单行道,容不得“二选一”或“多选一”;在时间维度上,又都是一条不归路,容不得假设、等待甚至重头再来。否则,我们要么永远都在原地踏步,一无所获;要么走过漫长一程,最终回到起点,一败涂地。

即便离开原单位、告别三尺讲台已然十七年之久,至今我依然认为,无论基础教育抑或高等教育,因其特殊的社会功能和家国关切,

本身都是纯粹甚至圣洁的,承担着为国家和民族培育时代新人的光荣使命,理应由拥有纯粹灵魂的真正师者为之,为党育人,为国育才,薪火相传。

睹物思人,见物思往。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见证物,这个搪瓷缸成为我在原单位工作期间最后的纪念,承载着作为一名中学教师的职业情愫和阶段性生命历程。在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之间,建立了一个具象化的符号关联。妥善保存至今,一则情感所系——舍不得,二则性格使然——放不下,且告慰那段壮志未酬而立之年。

家乡的一方三尺讲台,我曾勇而立之,且豪情万丈!不负韶华,无怨无悔。

人生如此匆忙,再回首,不觉岁近而远;追求本当永无止境,且无前,谁晓来时短还长。

小满·故事汇

小满的初夏

唐广申

麦子还在灌浆。春里雨水多,满地的麦子就长得又好,麦秆粗壮,叶片葱茏,穗子竟像谷穗似的大,齐刷刷地往上长。接下来的十天半月里,如果没有大风和冰雹,最好再下场透地雨,收成就是十拿九稳啦。

小满用手机对着前一畦畦麦地拍着,看到几棵王不留行混在麦丛里,顺手拔了攥手里。“这熊草,倒会长!”嘴里嘟囔着,并没把草往地头乱扔。

这草司空见惯。小时候,薅草喂羊喂兔子,这草待吃着呢,长得也好看,扎在麦丛里,枝枝杈杈的,叶子碧绿而滑润,花儿粉嘟嘟地艳。等麦子灌满了浆,王不留行的种子也会装满了一个个四棱形的小布袋,捏开就是一撮黑油油的米粒儿。麦收前,要专门在麦垅里挑拣着拔出来,要不麦子留种子,这细小的王不留行也混进麦粒里去,来年播种又满地里长。可再细心,拣出来扔掉了,麦地里还是少不了王不留行。

小满又拍了几张存起来,这两年小满拍摄照片、短视频,发抖音、公众号。拍的多是野草野花和庄稼,自己又生在初夏的小满节气里,爹给起的名字也叫“小满”,就开了个名

叫“小满的初夏”的公众号。

算算,抖音和公众号开了还不到两年,粉丝竟已七万多,小满做起来就更用心,要对得起人家的信任呢。

靠着细心和专注,小满的公众号每天上涨十个八个的粉丝,卖东西的收入也赶得上去了打工。大闺女在镇上的中学读初二,明年就要考高中,小女儿刚上了村子里的幼儿园,她舍不得这两个孩子呢。小满六岁时,妈得了急病说走就走了。爹先是坡里地里的忙,后来又跟了人家到外地去打工。小满刚满十五岁的时候,爹又得急病去世了,从此小满就跟着奶奶过。

在镇上读完初中,小满就不想上学了,她舍不得七十多岁的奶奶,每天拄着个拐棍,还要坡里地里的忙庄稼。可奶奶说也要让她接着上,就去县城里的技校学了三年的摄影,想着毕了业能跟姑姑在县城里的影楼里照照像。

毕业后,小满没急着去影楼。她知道现在都是手机拍照了,自拍了打印店里就能打,姑姑影楼的生意并不好。况且,她更舍不得住在老家种着地的奶奶呢,就跟自己的对象,

周末札记

日子在小满里美满

卢恩俊

心情;闻一闻空气,能嗅到小满散发的香气。这个时节,百花渐落,落红成陈,唯有麦子茁壮成长。灌浆饱满的麦子,摇曳在风中,像舞蹈着日灿灿的笑。植物大多渐渐褪去了春日青涩的容颜,开始闪烁饱满的光芒。小满是人间最美的时节,到处孕育着成熟和希望。

江南细雨蒙蒙中的枇杷已经熟了,梅子大半也都熟透,蚕已经肥胖结茧,还会收获李子、夏橙、火龙果、樱桃、蚕豆、豌豆等果蔬。南方的早稻,也在小满的足下拔节,北方麦熟夏收即将到来,小满头顶的是丰满的夏和丰硕的农事。

小满之美,不仅是指籽粒小得盈满,也是指代雨水的盈满程度。小满钟情雨水,因为庄稼再一次成长需要雨水的助力。小满时节,中国北方冬小麦夏熟作物进入灌浆期,南方的早稻追肥生长,中稻插秧企盼着雨水润泽。

这企盼着的“满”,是“小满”,而不是“大

满”,是企盼雨量充足而非充溢。田里的水或缺或淹,都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和收成。就像南宋诗人赵蕃的诗句“一春多雨夏当愷,今岁还防似去年。玉历检来知小满,又愁阴碍蚕眠”,既担心农谚说的“春雨落尽夏日干”,天旱栽不上水稻,又担心阴雨连绵殃及蚕蚕最后蜕皮结茧。所以,小满之美,美就美在“小得盈满”。这“满”既指物候,也是心态,映照了人们对于幸福的理解,多一分怕满溢,少一点又恐亏欠。

小满,清丽而宁静,和润而致远,绵延着生生不息的美好。

小满之美,在如诗如画的田野,劳动的果实逐渐饱满。期盼的雨水日益盈满,土地的奉献和庄稼人的美满之梦,都在小满的情怀里伸展。

禾稼的歌舞,果枝的琴弦,成熟的音乐,山野的风……走在小满,满眼皆是怡人的美景,伸手可以握住丰硕。

■毛毛 摄影



立夏背负着夏的使命,刚刚站稳脚跟,小满就满怀希望地接踵而至。它的到来,吹响了麦收前的号角,也预示着暑气渐盛,进入籽粒渐饱满时节。

小满的“满”,是表征物候的节气,其关注点不在气,而在物。正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所说:“四月中,小满者,物致于此小得盈满”。二十四节气的神像中,只有小满神是全身打扮,大概就是取“满”字的意思吧。

满,一个很美的字眼。小满之美,寓意着饱满。农谚说“小满麦满仁”。此时,夏熟作物开始灌浆直至茎穗饱满,但离成熟还有一小段距离。所以说,小满是个接近饱满,走向收获的节气,是一个令人怦然心动的节气。这时,你读一片叶子,能读懂小满表达圆满的

美食天下

蚕豆是有故事的豆

王堃

蚕豆和小麦饱满的时节,是在小满。单位组织去体检,大毛病不得,小毛病不少。但有一样值得我骄傲,医生夸我一口好牙,说像我这般年纪的人,大多已有恼人的牙病。好像我有多老似的,其实不过五十小几,而我牙根坚固,牙龈牢靠,毫无结石,真是福气。听此言,我还是沾沾自喜,嘿嘿一笑说:“这是蚕豆的功劳。”医生不解,我也不作细述。

小时候就听邻居爷爷说,吃蚕豆能练牙,也常见他口袋里灌了一大把炒熟的蚕豆。那是他一天的“零食”,有事无事的,隔一会儿就会抓个蚕豆扔进嘴里,嘎嘣嘎嘣地嚼着,那阵阵脆响,让人听了牙根发痒。他老人家却像没事人似的,享受得不得了。

晚上,邻居爷爷收工回家,喝“大麦调”土酒,下酒的多是蚕豆,那又是一顿蚕豆就萝卜——嘎嘣脆。就这样,邻居爷爷活到七八十岁,牙齿居然一颗不掉,能嚼能咬,好不让人羡慕。于是,就念起蚕豆的好,带着我也从小爱上了吃蚕豆。

老家盛产蚕豆,也是日常不可缺少的食物。以前,家家户除了有米缸,还有装蚕豆的坛子。老蚕豆晒干了收在坛子里,待逢年过节时取出些来用。蚕豆做菜时,多是炖烂了上桌子。家里办大事,摆盘子的少不了蚕豆,那就是俗称的“好蚕豆”。

须事先把老蚕豆放在水里泡,等它们大多冒出了芽子,便可以下锅煮了,得准备好生姜、花椒之类的佐料。焯好的蚕豆绵绵烂烂,有一种五香八角的混合香味,去皮后能入口即化,很受牙不好特别是瘪嘴掉牙的老头老太太们喜欢。

妈妈当年会用蚕豆米子烧蛋花汤,非常鲜美。蚕豆米就是蚕豆仁,在我们那里读作蚕豆“美”。如果是刚收获的新鲜蚕豆剥皮后的米子,不宜烧太长时间,因为太嫩了,容易化成水糊糊。陈年的老蚕豆要用厨刀劈开,才能取得两瓣米子。

这不是个力气活,而是项“技术活”,妈妈劈起来很娴熟,眨眨眼工夫能劈一大茶缸。有一次,我也学着妈妈的样子劈蚕豆米子,却一不小心将刀划到了手上,顿时鲜血直流,吓得我乌天黑地哭了好一阵。幸好伤口浅,妈妈用布条包扎后一会儿就过去了。邻居笑话说:“今天的蚕豆汤可鲜了,有肉味了哩!”

刚刚长成的青蚕豆,是可以生吃的,那是我们的最爱。春末夏初,日渐鼓胀的蚕豆荚里,孕育着嫩嫩的豆宝宝,浅碧如玉,温润绵软,剥一个扔进嘴里,清甜多汁,犹如水果一般,爽口迷人。

我们喜欢把青蚕豆用针线穿起来,串成了好看翡翠项链,套在脖子上,耀武扬威地在庄上得意地巡演。上学路上,也曾偷摘过



生产队里的青蚕豆,放在破布缝的书包里,上课饿了的时候,就悄悄地来这么几粒,既当饱又杀馋,丢去了多少读书的苦闷。

课堂上,学到《社戏》一文时,才破天荒地知道,蚕豆竟然能被叫作“罗汉豆”。原来先生儿时也偷过蚕豆,就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,引来同学们的嘲笑和老师的批评。

吃青蚕豆只是几天的事,等到蚕豆壳头上长出一道细细的黑线,就像人的额头上多了一道抬头纹,蚕豆就老了,生吃再无滋味。但一到头,我都把炒蚕豆当成乡村土制的口香糖,长年累月,果真练就一口铁齿铜牙。岁月之中有蚕豆,也值了。

直到今天,我还对蚕豆花有着特别的好感,平生为之写了无数的小诗。每年南风又起,漫山遍野的蚕豆花盛开,宛如紫色与黑白相间的蝴蝶振翅欲飞。

■苗青 摄影

亲情

为什么不能善待至亲之人

曾德凤

生活中有善待外人却不善待至亲的人,外人面前彬彬有礼,恨不得在额头刺上绅士或淑女二字,而对至亲像川剧变脸一样,毫无顾忌,任性无礼。我们就来剖析一下,到底原因何在?

这样的人为仕途名声等计,时时处处都得装,在领导面前装孙子,在同事面前装好人,在下属面前装大度,怎一个装了得了。回到家却受不了,所有的面具统统卸下,该轻松一下了,大吼小叫,颐指气使,再也不是面具下的那个人,而是秦始皇或希特勒,再不济,也是个官场一言九鼎或者候补的大人物。

不善待至亲的另一个原因,便是觉得至亲之人对自己知根知底,没有装的必要,失去了装的意义,骨子里是个什么胚子,还是个什么真容,原生态地摊开给亲人反而更好。既然有狼性,就没必要披一张羊皮了。

这种人在外面什么气都能受,回到家里,自然而然地把至亲当成了出气筒。这种人心里最清楚,硬要在外面找出气筒的话,后果可能很糟,而把至亲当成出气筒,风险可能是零,于是,非常理智地做出了选择。

至亲之人当这种人的出气筒,当然是最适合不过的。问题是,偶尔当一当没什么,而旷日持久了,就算亲人不生气,老天爷看了都会生气的。

与之相关的,是对至亲的心理期望值太高,认为至亲之人,一定能无限度地包容自己,就算自己蛮不讲理到无以复加,对方都不会怨恨。但对方也是人,也渴望体贴温柔平和,而不是任何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任性无礼。一旦突破了底线,或对无礼有所不满,这种人反而会会说:“别人不理解我也就算了,怎么连你也不理解?”

当然,至亲之人长期生活在一起,难免一点摩擦,怕的是矛盾一步步积累,从一只跳蚤变成了大象。而至亲之间,彼此的痛点一清二楚。双方在教育的管束之下,不会轻易去碰对方的伤疤。但这种善待他人而苛责至亲的人,专挑对方的痛点致命攻击,恨不得每一句话,都是插进对方胸口的尖刀。

至此,如果至亲之人与希特勒站在一起的话,这种人保证不会先去消灭人神共愤的希特勒,而是一心一意去修理至亲之人的。多少父子、母女、兄弟、姐妹、夫妻在这样的惨绝人寰中吞苦果、反目成仇、各奔东西?

能对可能的利益人或者毫不相干的人低眉顺目、溜须拍马甚至无偿站台,而不能善待至亲之人,这才是文明社会与伦理亲情的锥心之痛!

■粤梅 摄影

